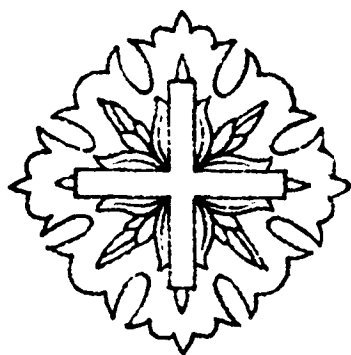




司汤达中短篇小说选

司汤达中短篇小说选

倪维中 王 晔 译



作家出版社

司汤达中短篇小说选

作者：〔法〕司汤达

译者：倪维中 王 晔

责任编辑：白 冰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王效宓

插图：王效宓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875

插页：6

字数：307千

版次：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13-3/I.12

统一书号：10248·0200

印数：0001—22,000册

定价：3.25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1783—1842）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吕西安·娄凡》等五部长篇小说，而且还写过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以及好些不同题材的文论、游记和随笔。他的中短篇小说中一些主要篇章，取材于意大利历史上的社会轶闻，另一些篇章题材各异。这些作品有着不同的内容，但多数都反映了作者反封建反教会的民主主义思想，对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封建复辟势力持鲜明的批判态度。

司汤达的一生是在法国和欧洲历史上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激烈搏斗的时期度过的。时代变迁和政治风云的变幻不仅使司汤达与法国的命运紧紧相连，而且使他成了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社会历史的见证人。

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革命风暴震撼了整个法国和欧洲。年轻的司汤达深受时代气氛感染，十七岁起便跟随拿破仑转战全欧，参加过意大利战役和莫斯科战役。1800年，他随共和国军队首次从征意大利时，便立刻被意大利的风景、音乐、美术、文学，以及纯朴的风土人情所深深吸引。文艺复兴

时期辉煌的艺术成就和契玛罗萨^①的音乐作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回国后这样写道：“对我来说，意大利就是我的祖国。我能记忆起的一切，无不牵动我的情怀。”三十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次旅行时，还深有感触地说：“在意大利生活，听契玛罗萨的音乐，乃是我全部理性认识的基础。”

1814年拿破仑失败，波旁王朝复辟，整个欧洲沦入封建君主国神圣同盟统治之下。政局突变使司汤达“从头到脚栽了个跟头”，感到做法国人丢脸。他曾郁闷地说：“从波旁家族返回巴黎那一天起，贝尔^②就清楚地知道：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法国除了忍受屈辱，再也得不到别的什么了。”他于同年离开祖国，重返睽别已久的意大利，一直寄居到1821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米兰度过的。这一时期他不仅潜心研究意大利艺术，而且考察意大利社会。他目睹意大利人民在奥地利警察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以烧炭党人为代表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寄以深切的同情，并与烧炭党人交朋友。他因而引起奥地利军宪的注意，终于在1821年被驱逐出境。尽管如此，意大利革命人民的勇敢坚毅和火一般的爱国热忱，使他久久不能忘怀。多年以后，他在小说《法尼娜·法尼尼》和《红与黑》中都塑造过意大利烧炭党人的形象。他对米兰的七年生活，恩情依依，一再提到“米兰就象我的祖国”。他在1835年写给那不勒斯律师迪·费奥尔的信中说：“我曾经爱过并且——至少我这样觉得——还在爱着一位女士，她的名字叫米兰。1814年至1821年间，我对她的感情达到了炽烈的程度……”^③司汤达曾

① 契玛罗萨（1749—18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②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

③ 引自卡拉契奥的《司汤达》。原文中“米兰”被写作“一千年”，法文中这二词谐音。

经写下遗嘱,要求死后立一块他亲手用意大利文写的墓碑:“米兰人亨利·贝尔长眠于此。他曾经生存、写作、恋爱。崇拜契玛罗萨、莫扎特和莎士比亚。”他,一个法国人,是那样热爱意大利,直至改用意大利姓氏,以米兰人自居。

1830年七月革命后,司汤达被任命为法国驻意大利特里雅斯特领事。由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反对,不久改任驻教皇辖下滨海小城契维塔韦基亚领事。在这以后的十二年,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至逝世。他的一系列以意大利生活为题材的卓有成就的中短篇小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司汤达在意大利前后侨居将近二十年。他的全部作品中,涉及意大利题材的竟占一半以上。除了《巴马修道院》、《意大利逸闻》和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外,还有文艺评论《意大利绘画史》、《罗西尼传》,旅行随笔《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罗马漫步》等。这些著作是司汤达在意大利长期生活实践的结晶,是他对意大利社会历史褒贬爱憎的记录。

1833年至1839年间,司汤达在意大利的一些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室内,发现了一批“古色斑斓的手抄本”。据说最初是在一个名叫凯塔尼家的藏书室里找到的。他在致友人迪·费奥尔和表弟科隆的信中描绘了发现时的情景,说它们“被弃置在几张桌子上,上面覆盖着一层结结实实的、足有三埃居厚的灰尘”。每次去那里翻阅,“衬衣被染成一片灰黑,眼睛看得几乎发痛”。他在给作家圣·勃夫的信中提到,这些旧稿的发现引起他极大兴趣,他立即用自己的积蓄购得其中某些篇章的转抄权,请人仔细誊录,准备“忠实移译”,并且打算给它们起名为《罗马逸事》。从司汤达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一直精心保

存着这批抄本，多次反复阅读，作了大量旁注。1834年他收集到了八册，次年增加到十二册，在他逝世时已经积累了十四册，其中一册是原件。这批珍贵的古籍抄本，便是日后他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素材，至今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里。

这些抄本记载了意大利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发生的一些“著名案件”和“民间轶事”。司汤达说它们“实有其事”，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所描绘的是“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①之辈的风俗人情”。这些抄本大都叙述历代口头相传的故事，用晦涩难懂的那不勒斯或罗马方言写成。故事结构简单，甚至常常前后矛盾，错误频出。司汤达运用高明的艺术技巧，使之脱胎换骨，放出异彩。

1839年，司汤达选出《卡斯特罗女修道院院长》、《维多利亚·阿科朗保尼》和《桑西一家》三篇，辑成一集出版。到司汤达逝世十二年后的1854年，他的表弟科隆整理了他从抄本中撷取题材而创作的主要中短篇，用《意大利逸闻》作为书名出版。他的中短篇以后又在众多不同版本中重版，1969年色伊出版社出版的《司汤达小说集》中，包括了他的全部中短篇。

司汤达任法国驻契维塔韦基亚领事期间，法国的复辟时代虽已过去，但是七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路易·菲力浦立宪政体，仍然为司汤达所深恶痛绝。意大利当时正处在奥地利统治之下，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司汤达过着寂寞潦倒的生活，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感到那里“沉闷得象一场瘟疫”，~~在~~契维塔韦基亚城内唯一富有“诗意”的地方是苦役犯的监狱。他厌恶自己的职业，却又怕失去它。他怀着抑郁的心情，研究~~中世纪的~~意大利，研究文艺复兴和教会史。他从故纸堆里发现了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一个既野蛮残暴又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意大利。这使他感到无比兴奋。他认为这批“字迹发黄的古籍抄本”中，叙述的是一些能“发出奇光异彩，以照彻人们灵魂深处的事实”，“这些故事及其凄婉的记叙为我洞察人心提供了真实的、无懈可击的材料”。他于是拿这些社会现象与惨淡的现实进行对比，以“人心观察者”的身份，对封建势力及其主要支柱——教会的反动实质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他所处的这个虚伪的、令人窒息的时代表示强烈的憎恨。他在一个抄本上慨然写道：“我不知道除了意大利（可能还有未受十九世纪矫揉造作侵蚀前的西班牙），是否还能在别处找到某个足以比里卡拉斯人^①更能引人注目的文明时代——某个几乎没有虚荣、能叫人一目了然看透人心的时代。我敢肯定，今天的英国、德国和法国已经被五花八门的做作和虚荣蛀得体无完肤，早已失去能够照彻人心深处的灿烂光辉了。”当他提到意大利当局时，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怒斥道：“最畸形最无耻的政府在这方面倒有其长处：向人们提供有关人心的材料。这在一切欲望几乎都归结为对美元崇拜的美洲是无法觅得的。”司汤达研究故纸文献，并未减弱他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他带着内心的战栗，讲述意大利历史上血腥惨烈的故事，讲述刽子手们的残忍和无道。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了这样的结论：“贵族和神甫是一切文明的大敌！”与此同

① 里卡拉斯人，亚洲地区一个土著民族，保持原始纯朴的风俗习惯。

时，他怀着深切的同情，讴歌被压迫和被残害者，钦佩他们的毅力，称道他们的英雄气概。这种毅力和气概，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他一生所赞赏和向往的“意大利激情”。他期望有这样的人民起来“摒弃虚荣和做作”，以改变社会面貌。意大利印象支持了司汤达对人类力量的信念。

1829年发表的《法尼娜·法尼尼》是一首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颂歌。小说通过烧炭党人彼特罗·米西瑞里和罗马贵族小姐法尼娜的一段爱情经历，揭示出十九世纪上半期意大利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米西瑞里这个爱国者光彩照人的形象，赋予他为国效忠的巨大毅力和激情。尽管他爱法尼娜“胜过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需要在国家命运和个人幸福之间作出抉择时，他毅然放弃了后者，甘愿去饱尝艰难危险的革命苦乐，决心“不是死在狱中，就是要努力使意大利获得自由”。当法尼娜最后一次见他时，“只有提到‘祖国’二字的时候，彼特罗的眼睛里才闪烁出光辉”。这个十九岁青年的凛然正气和非凡的人格力量使法尼娜目瞪口呆，也使那些为反动当局和异国统治者效劳的人自惭形秽。

女主人公法尼娜的形象也是鲜明夺目，令人难以忘怀的。这个罗马的大家闺秀具有独特的个性。她视富贵如浮云，甘心舍弃奢华的享受，去追求一个出身低微、身受重伤、被官方缉捕的“逃犯”。为了爱情，她敢作敢为，奋不顾身，愿与这个烧炭党人赴汤蹈火，甚至不惜声名狼藉。但是，为了得到米西瑞里的爱，她竟然向反动教会告密，出卖了十九个烧炭党人，企图以此割断米西瑞里与革命的联系。她的这种惊人的激情，由于只受到私情的支配，终于成为正义事业的阻力。说到底，

法尼娜只是一个冷酷的利己主义者。

《桑西一家》以哀怨动人的笔调写出了—个十六岁意大利少女白阿特丽丝的不幸遭遇。她被衣冠禽兽般的父亲迫害和糟蹋，忍无可忍，被迫与继母一起叫人杀死了这个淫棍，而她俩最后都被教会处死。小说鞭挞了那个充满狰狞情欲的“唐璜”，对惩处无辜者的司法当局愤愤不平，表达了对被残害者的深切哀怜。

《“圣·方济格在瑞帕”教堂》以一个法国贵族青年和一个罗马姑娘的爱情波折为线索，向读者展示了教皇重用亲信，裙带关系成风的社会现实。作者以轻蔑的态度揭示出法国上层社会青年粗俗浅薄的精神世界。作者强调，高尚的社会习俗应该建立在对人的灵魂活动无限尊重的基础上，并对自己努力探索的“意大利激情”作了概括的解释。他认为，人们所说的意大利激情，就是尽量使自己的感情得到满足，而不要求别人对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印象。这种激情开始于十二世纪……大约到1734年就消失了，至少是在“有教养的”上层社会中消失了。这个短篇和《法尼娜·法尼尼》、《“圣·方济格在瑞帕”教堂》、《宠异酿患》等一样，都是作者试图用艺术形象反映和解释“意大利激情”的典型作品。这种激情在冲破作者所处的束缚人的灵魂的封建复辟势力的羁绊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意大利是罗马教廷所在地。司汤达中短篇小说中很多篇幅反映了中世纪罗马教皇治下的社会风貌，以及政治和宗教生活，有的还直接描写教皇或高级教士的身世，具有浓烈的反教会气息。《卡斯特罗女修道院院长》、《宠异酿患》、《苏奥拉·斯科拉斯蒂卡》、《维多利亚·阿科朗保尼》、《一个意

大利绅士的回忆》，以及《法奈斯望族发迹史》等都属于这类作品。

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由于“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都合并到神学中”，因此，“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①。教皇、红衣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等高级神职人员，同时又是最大的封建领主，构成国家的统治阶层。他们利用教会和宗教裁判所，对人民进行野蛮的宗教统治。资产阶级“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②。针对教会的压迫，资产阶级提出了反对神权主义，反对禁欲主义，肯定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歌颂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等等。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这些进步要求被广泛地反映在文学作品。

《卡斯特罗女修道院院长》是一个爱情悲剧。贵族小姐艾琳娜与“强盗”于尔相爱，受到社会和家庭重重阻碍，被送进修道院。她在与情人生离死别、痛苦万分的境况下，通过重金贿赂，当了修道院院长。然而，她在修道院里却遭到道貌岸然的主教的玷污，终于抱恨自尽。作品除了批判封建门第观念外，还有力地暴露了宗教的伪善。所谓虔诚笃信、超凡入圣的神的使者，其实只是纵情淫逸的无耻恶棍，“清廉寡欲”的修道院内圪藏着世俗的贿赂和欺骗，笼罩着森严的宗法观念和神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权秩序的阴影。类似的主题在《维多利亚·阿科朗保尼》中同样得到反映。这篇以宫廷贵族间阴谋仇杀为背景的小说，刻画了一个权欲熏心的红衣主教——以后当了教皇——的伪善心灵。

小说《一个意大利绅士的回忆》写出了以拿破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兴力量与以教皇为首的封建教会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拿破仑虽能一时劫持教皇，却铲除不了根深蒂固的教会势力，“圣父”最终还是凯旋复位，重返“基督世界的首都”发号施令，掀起了一场复仇运动。“在百姓满脑子里只有宗教二字，把教皇不仅看作国君，而且尊为世间上帝的这个国度里”，这一后果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作者还通过“我”的回忆，戏谑地扯下了遮在圣母和“救世主”身上的神圣纱幕，赤裸裸地暴露出宗教的愚民性质。

批判锋芒直接指向教皇的作品是《法奈斯望族发迹史》。教皇保罗三世原名亚历山大·法奈斯，祖父原是个微不足道的小绅士。亚历山大年轻时为非作歹，劣迹斑斑。他的姑母瓦诺莎是个名噪一时的风流女人，与当时在位教皇的侄子罗德里克同居。依仗教皇的权势和钱财，瓦诺莎·法奈斯家族一跃而成为罗马的名门望族，亚历山大不仅得以逍遥法外，而且居然在1534年登上了教皇宝座，成为举世闻名的保罗三世。作者以轻蔑揶揄的口吻把这位“圣父”的发迹经过揭露得淋漓尽致。

《宠异酿患》和《苏奥拉·斯科拉斯蒂卡》两篇写出了中世纪贵族修道院的内幕。作品控诉修道院是摧残修女的阴森冷酷的独立王国，是埋葬她们的青春、爱情乃至生命的“坟墓”。迫害修女们的凶手是修道院院长、主教、总主教，是整个教廷和严酷的教规。在《宠异酿患》中，作者以赞赏的笔调写出了托斯卡纳的圣·里巴拉塔修道院修女的反抗精神。这些受社会

和家庭遗弃的贵族少女，从十六七岁起被迫向天主许愿，陷入牢笼般的宗教桎梏之中，人的感情被窒息了，成为活的木乃伊。她们的“越轨”和反抗是理所当然的。在修道院死牢的威胁前，她们没有祈求天主保佑，没有幻想得到主教怜悯，而是用毒药送院长归天，冲出了这座人间地狱。作者热烈歌颂这种勇敢、机智、奔放不羁的品格和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理想，把这些“淳朴而富于感情的人”赞为“现代文明的先驱者”。

司汤达的另一些小说描写欧洲其他民族的特性，《米娜·德·旺盖尔》和《箱子与鬼魂》就属这类情形。前一篇叙述一个坚强而富于幻想的德国少女为追求个人幸福，乔装打扮，热恋一个法国贵族，最后酿成悲剧的故事，同时从侧面烘托出法国上流社会的庸俗和虚伪；后一篇通过一对情侣惨遭杀戮写出了一个西班牙警察局长的凶残和霸道，他的形象是西班牙复辟势力的象征。

总之，司汤达的这些中短篇小说，不论描写当代生活，还是以借古喻今的手法讲述那些中世纪“悱恻感人”的故事，都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申述了对反动的神权统治和猖獗的教会势力的抵制，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阶级在十九世纪欧洲政治舞台上继续存在的理由。

司汤达的中短篇小说中，有一部分是残稿或片断，但仍然有其思想和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本书中的《宠异酿患》和《苏奥拉·斯科拉斯蒂卡》就是两篇未完成稿。

本书主要根据1969年巴黎色伊出版社出版的《司汤达小说集》译出，同时参照了1961年洛桑朗贡特尔出版社出版的《司汤达全集》，1964年巴黎夏里马出版社和法兰西总出版社出版

的《意大利逸闻》以及1929年巴黎勒·迪方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逸闻》等书。

译 者

1985年7月

目 录

前 言	1
卡斯特罗女修道院院长	1
维多利亚·阿科朗保尼	102
桑西一家	126
“圣·方济格在瑞帕”教堂	163
宠异酿患	181
苏奥拉·斯科拉斯蒂卡	213
意大利逸闻	263
法尼娜·法尼尼	273
法奈斯望族发迹史	302
一个意大利绅士的回忆	313
箱子与鬼魂	341
春 药	366
米娜·德·旺盖尔	386

卡斯特罗女修道院院长^①

我们在传统情节剧里，常常看到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强盗。对于这种强盗，人们谈论很多，但却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结果以讹传讹，使我们对这种人一直抱着极其错误的看法。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消亡后，建立了一批专制暴虐政权，一般说来，那些强盗正是这类政权的反对派。新政权的暴君通常就是旧共和时期的豪富，为了迷惑下层百姓，他们用巍峨的教堂和漂亮的绘画来装点城市。这类暴君就有：腊万纳的波伦提尼家族，法恩扎的曼弗雷迪家族，伊莫拉的里亚里奥家族，维罗纳的卡恩家族，波伦亚的庞蒂伏格里奥家族，米兰的维斯贡蒂家族，以及最不好战，也最虚伪的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②。这些小小的暴君苦恼焦虑，惶恐不安，指使人干了无数投毒和谋

① 卡斯特罗是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名，现已不复存在。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女修道院是欧洲中世纪具有女子学校性质的修道院，它既培养脱离世俗、终身出家的修女，也接受贵族门第送去住读的女学生，她们在那里学习宗教、缝纫、医疗知识、诗文等课程。

② 这些家族都是中世纪遍布意大利各地的统治者，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

杀勾当。然而这些小国中的历史学家，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记述这类事件，原来，这些严肃的学者都是由暴君们豢养的。这些国家的所有暴君，不但熟悉每一个共和分子，而且知道他们憎恨自己（如托斯卡纳大公科摩^①就熟悉斯特罗奇^②），这些暴君中的好几个人本身就是遭暗杀而死的。当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埋藏在十六世纪意大利人心中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无法消除的猜忌。这种仇恨和猜忌给意大利人以深邃的思想和果敢的精神，同时也造就出一代才华超群的艺术家的。你也将明白这是一种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摈弃了赛维尼夫人^③时代被称为“荣誉”的那种十分可笑的偏见，这种偏见主要表现为：人们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报效主人，因为他生来就是主人的附庸；男子要不惜赴汤蹈火，去讨取贵妇人的欢心。十六世纪的法国，男人要显示自己的真正价值而受到别人的仰慕，就必须在战场上或决斗中表现得勇猛无畏。女人爱慕的是勇士，尤其是胆略过人的勇士，所以她们成了判定男人优劣的最高裁判者。这种风尚使“献媚精神”应运而生，它使一切激情，乃至爱情，渐趋泯灭，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去听任一个专制魔王的摆布，这个魔王就是虚荣心！国王们竭力鼓励虚荣心，而且摆出堂堂正正的理由，结果是，勋章和绶带成了人人追慕的东西。

然而，意大利却不一样，男人可以凭自己的“各种长处”

① 托斯卡纳指意大利中部一带，首府即为佛罗伦萨。科摩即科摩一世（1519—1574），1569年教皇封他为托斯卡纳的大公。

② 斯特罗奇（1489—1538），意大利政治家，美第奇家族的政敌。

③ 赛维尼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其书信在法语和其他语言中均为书简类作品划时代的典范。